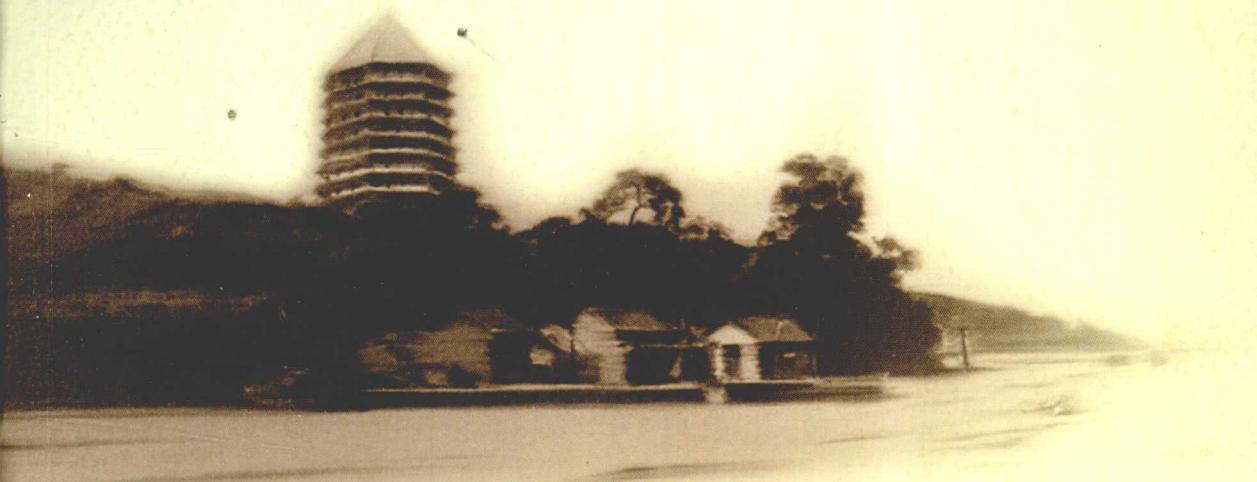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 之江大學

HANGCHOW UNIVERSITY



# 神仙眷侶

——蒋礼鸿与盛静霞



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 之江大學 HANGCHOW UNIVERSITY

与君百度西湖上，又踏长堤缓缓行  
的神仙眷侣

——蒋礼鸿与盛静霞



NLIC2970867984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 /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7-80758-649-4

I. ①之… II. ①杭… III. ①蒋礼鸿 (1916~1995)  
—纪念文集②盛静霞 (1917~2006) —纪念文集 IV.  
①K825.5-②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9171号

# 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

——蒋礼鸿与盛静霞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

责任编辑 陈晓蓓

封面设计 蒋凝屈皓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排 版 杭州真凯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43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649-4

定 价 56.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序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就学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蒋礼鸿先生已被国务院批准为暂缓退休的教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终身教授，主要是带研究生；盛静霞先生因身体原因已退休。我虽然没能亲聆两位先生的教诲，但先生的修养、学识、人格一直令我非常敬仰。特别是蒋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著作，是授课老师推荐的语言文字学必读的教科书。虽然由于学浅才疏，难得其中精义，却为我的专业学习指引了方向，终生受益。最近，市政协文史委拟编辑出版《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一书，嘱予为序，荣幸之余，又感惶恐。翻看这本文集，开篇就是生平传略，文章不长，却概括了蒋先生、盛先生所经历的诗意人生和学术追求，读后更加令人敬仰。

蒋先生早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曾任教于之江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前中央大学、杭州大学。精于语言文字学、敦煌学、辞书学，治学严谨，成就斐然。早年他所撰写的《商君书锥指》获得民国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及美术品”三等奖。《商君书锥指》直到现在还被中华书局选入《诸子集成》一版再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本著作的学术水平。晚年代表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吴玉章奖一等奖。《通释》代表了敦煌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高峰，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日本学者称之为“研究中国戏曲小说之津梁”，美国学者誉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蒋先生自1959年出版《通释》后，一直不断对它进行修订，前后共计五次。在晚年，虽年事已高，痼疾缠身，仍手不释卷，夜以继日

地伏案笔耕，为振兴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像红烛般燃尽自己的生命。

盛先生毕业于前中央大学，曾任教于白沙女子中学、前中央大学、之江大学、杭州大学，是为一代“南雍才女”。有前中央大学著名教授汪旭初评论说：“中央大学出了两个女才子，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盛先生的诗词不但写得清新婉约，而且多关注时事，在抗战期间所写四十首《抗战组诗》气势磅礴，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誓死救国的必胜信念。她与夏承焘先生合著的《唐宋词选》2012年又有再版，仍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蒋先生、盛先生不但是志同道合、著作宏富的学者，而且是一对情深意笃、相濡以沫的“神仙眷侣”。早年盛先生在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时，向往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归来堂”的情意绵绵，认为得一“文章知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在寻寻觅觅中，最终与蒋先生结为终身伴侣。

蒋先生与盛先生同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执教三十余年，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两位先生堪称传统学人的典型代表。一位才子，一位才女，在抗战的风云中相识相爱，在五十年的风雨中相爱相守，直至双双谢世，还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这样的境界是何等令人向往、令人尊敬，这样的人生也应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从中得到启迪。鉴于此，杭州市政协文史委以第一手资料，精心编辑出版了这本反映蒋、盛两位先生精神生活的书。相信此书的出版面世，对于在当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肯定大有裨益。

是为序。

杭州市政协主席



2012年9月于杭州

# 目 录

序 言 ..... / 叶 明 001

## 生平传略

自传 ..... / 蒋礼鸿 003
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盛静霞的诗意人生 ..... / 蒋 遂 010

## 神仙眷侣

含泪写金婚 ..... / 盛静霞 047
回忆点滴 ..... / 盛静霞 063
忆云续录 ..... / 盛静霞 075

## 无尽缅怀

情悲意深悼先生——蒋礼鸿先生追思会举行 ..... / 吴少华 087
十二年风雨忆父亲 ..... / 蒋 遂 郭敏莉 089
丝路花雨 ..... / 蒋 遂 099
最后的奉献 ..... / 黄金贵 103
郑楼雨露 永铭心腑——记早年与云从师的一段从游 ..... / 张宪文 107
鞠躬尽瘁 死而不已——纪念国学大师蒋礼鸿兄 ..... / 朱有圻 110
行为世法 经为人师——悼念蒋礼鸿先生 ..... / 鲁国尧 112
病中师生情 ..... / 庄 严 115
永远值得珍惜的精神遗产——悼念蒋礼鸿教授 ..... / 李孝华 118
百年几见月当头 ..... / 何宗桓 121

## 学术评介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评介 .....	/ 骆 驼 135
贵在有所发明——蒋礼鸿先生的精品意识 .....	/ 黄 征 139
沉潜书卷 不骛声华——记蒋礼鸿教授 .....	/ 傅 杰 145

## 旧作呈现

关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	/ 蒋礼鸿 153
读书隅见 .....	/ 蒋礼鸿 168
谈谈我的读书体会和治学途径 .....	/ 蒋礼鸿 176
中央大学师生轶事琐记 .....	/ 盛静霞 182
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故事 .....	/ 盛静霞 195
梦断衡阳 .....	/ 盛静霞 206
读杜甫《秋兴》八首札记三则 .....	/ 盛静霞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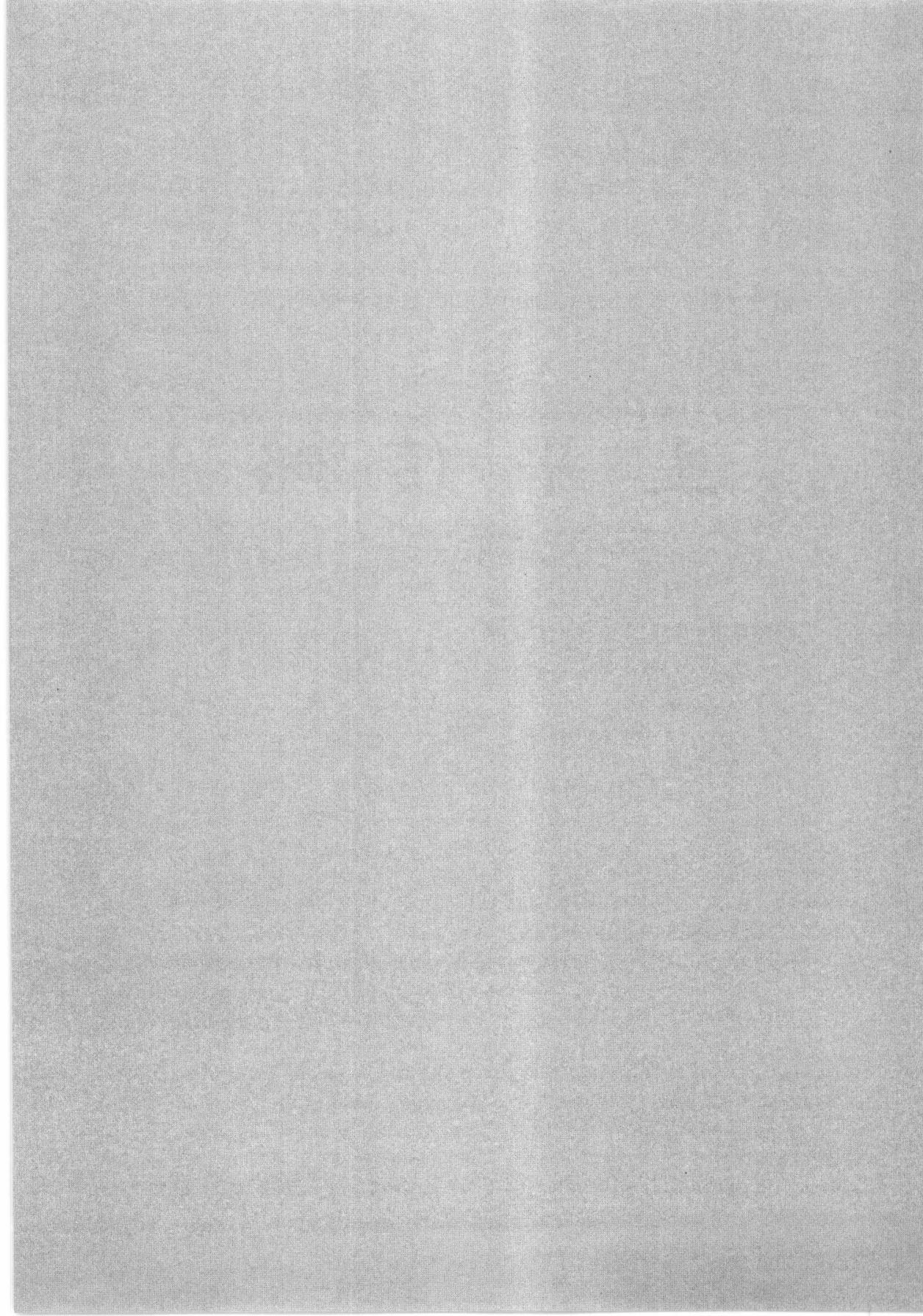
## 诗词流芳

《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选录 .....	/ 盛静霞注释 237
《频伽室语业》——抗战组诗赏析 .....	/ 蒋 遂 261

## 笔墨怡情

从书札谈到蒋先生的书法艺术 .....	/ 任 平 281
蒋礼鸿先生遗墨书法篆刻艺术初探 .....	/ 宋一洲 284
附：蒋礼鸿、盛静霞书法作品及信札 .....	/ 288
附：友人信札 .....	/ 312
后 记 .....	/ 宋 涛 284

# 生平传略



# 自 传

蒋礼鸿



蒋礼鸿中学毕业照

我叫蒋礼鸿，我很讨厌塾师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我出生于1916年2月9日，这一年是丙辰年，属龙，于是自字为云从。室名怀任斋、双瀛室，其实没有固定的处所，人之所在，室亦名焉。我是浙江嘉兴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的儿子，毕业于本县教会学校秀州中学。毕业后，由学校保送考进教会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来改为之江大学）国文系学习，靠借债、工读、领取奖学金读完了应修课程，得文学士学位。我的体育最蹩脚，感谢体育老师程康初先生不和我为难，没有妨碍我获得奖学金。

之江毕业后，留校做了半年国文系助教，又到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做了大约三年的国文系助教，因为婚姻问题到了四川重庆，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文学院中文系任助教、讲师约四年。我和中大的同事——现在北京大学的吴组缃、上海师范学院的魏建猷、山东大学的王仲莘、南京大学的管雄一同在嘉陵江畔的柏溪这个山谷里相得甚欢，我最年轻的一个。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学



蒋礼鸿之江大学毕业证



20世纪50年代，蒋礼鸿在教课中



20世纪90年代，蒋礼鸿（前排左五）、盛静霞（前排左一）参加之江大学校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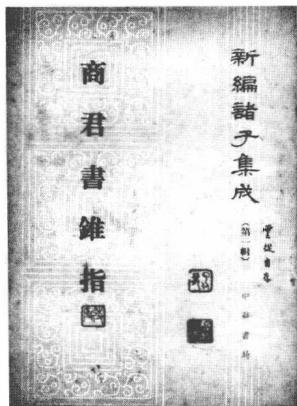
校回到南京。一年后，被中文系主任胡小石先生解聘，回到在杭州复校的之江文理学院任讲师。1949年5月，杭州解放。1951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来，我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杭州大学中文系任讲师。1978年9月，授予我教授职称。杭州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的同志继续选举我为这个室的主任。

我是旧大学国文系的学生，经史子集的书涉猎了一些，也学写旧体诗词，之江的老师夏瞿禅（承焘）先生说我“考据词章不妨兼治，锲而不舍，可到陈兰甫，凌氏《梅边吹笛谱》不足拟也”。不过我还是偏向于文字训诂和古书校释这方面。解放后，分派在语言教研组，侧重于古代汉语的教学工作。这样，我被看成一个语言文字工作者。

我从来没有预定的写作计划，觉得有什么好写就写一点。在柏溪，由于管雄的鼓励，写了一部校释《商君书》的书，叫做《商君书锥指》，向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申请学术奖励，得到第三等奖，凭此升任为中央大学讲师，那时我二十九岁。有一位专家对这部书有大致如下的审查报告：“本著作参采订正今昔诸家之说，并下己意整理古籍，颇称赅备。议论亦每有独到之处。而允当朴实，一洗穿凿之弊，尤为难能可贵。《商君书》殆当推此为善本矣。”对于他提到我的议论和一洗穿凿之弊的话，我颇引以为知己。

我在语言学界滥窃虚名的一本书是《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初版，1960年出二版增订本，1962年出三版增订本，每次都有所增益；现在四版增订本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预计今年可以出书。初版行世后，吕叔湘先生在一篇

总结语言学情况的文章中提到过，以为需要有像《诗词曲语辞汇释》《金元戏曲方言考》《元剧方言俗语例释》和我的这本书那样的作品几十部，才能编撰《汉语大词典》；洪诚、徐复先生也分别撰文评介，其他的学者如王贞珉、张永言等也时有教益。国外则英国、苏联的汉学家Auther Waley和孟西科夫也引用过这本书；日本东洋大学教授波多野太郎在《横滨市立大学论丛》等刊物上撰文推荐，誉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我虽然一再订补，但是觉得，订补工作远未结束，假我余年，必将再来一个五版或更多版的增订本。



《商君书锥指》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至六版

有些热情的读者说我这本东西跳出以前训诂学家考辨经史的窠臼而另辟境界，我自己多少不大同意这样的过情之誉。就方法而言，我用的还是顾亭林、钱竹汀以来的那一套，没有也不能把他们一拳打倒，两脚踢翻；我不过是把场

地转移一下而已。我所揭橥的“纵的、横的系联”，难道我们的前辈没有运用过吗？至多在量上有差别而已。而我至今犹感欠缺的还是那种系联不够充分，有待博雅的读者教正。不久以前，山东大学殷焕先先生率领研究生来杭州，要我谈谈对变文字义研究的设想。我大致讲了顾亭林以来的本证、旁证、参互校核及两种系联等办法，并提出解疑、通文、证俗、探源这几种继续从事的方向。所谓

“通文”，是让变文字义的解释施及其他文献或文学作品。如四版增订本中有“惭、愧”等字的一条，解为感谢，用这个解释来体味杜甫的“顾惭恩私被”“艰难愧深情”，就觉得恰



20世纪80年代，蒋礼鸿在书斋

然理顺，发现了先前不注意的东西。所谓“探源”，不仅要说明此词此义在什么时候出现过，还要说明词义的相承与转变，词义与用字的异同。如我在三版本55页说的描写的“描”的词源是“貌”，段玉裁把“填”和“蒸、尘、陈”之有“久”义贯穿起来而说，“诗词内作镇，亦是此字”（《说文解字注》“填”篆注）。这些，有的是前人已经探索到的，有的则有待继续探索。我之愿尽绵薄者在此，愿向大家求教者也在此。

我还写了一本有关语义、语源的笔记，因清人黄生写过一本《义府》，就名之为《义府续貂》，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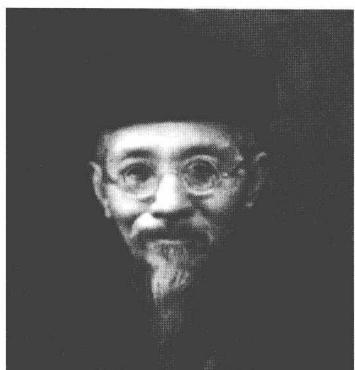
十万字，已交中华书局印行。此外，我还写过一部《古汉语通论》，从文字形义到词汇，语法中的有别于现代语的部分，句逗，古代文字作品修辞，古书疑义，目录学常识等都有所论及，曾作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和函授教材由杭州大学函授部印行。“文化大革命”后，此书湮没不行。最近，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在给我重印，为了我这部读者范围狭窄的书，有累温师专同志费去不少心力，这是我十分抱歉的。

我也写过一些有关古籍校释的文章，自己比较满意的有《淮南子校记》《读〈论衡集解〉》《读〈论衡校释〉》《校勘略说》等，发表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杭州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报》上；还有《杜诗释词》《误校七例》，将分别在《中华文史论丛》（语言文字专辑）、《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近年来，在从事辞书工作中，曾写过《辞书三议》《辞书涉议二题》（《辞书不宜言“本字”说》《悬断与证实》），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上；《说“通”》，发表在《辞书研究》上。

1958年开始修订《辞海》，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语词部分的修订工作。1978



蒋礼鸿书斋内外



蒋礼鸿之江大学益师钟泰



蒋礼鸿之江大学益师夏承焘



蒋礼鸿之江大学益师徐益修

年12月，《辞海》编委会恢复，我担任语词部分的分科主编。1979年国庆纪念日，《辞海》合订本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礼物出版了，这是我国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在修订过程中，我是捣乱分子，对某些行之已久的旧说要提出异议。例如“肸肸”这一条，原来是依朱起凤先生《辞通》解为“笑声”的，我以为应是“勤苦劳碌”的意思，闹到1979年5月的修订本才改如我说。1977年，《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开始，我被邀参加，后来谬膺副主编任务。当时我写了《辞书三议》，提出要做到会通、逸义、辩证三点，吕叔湘先生来信说：“此文所提三点，实大词典成败所系。”从实践看来，这些要求提得高了一些，现在还只能作为要求达到的方向。

在教学方面，我有一些学生当了高等学校古代汉语教师或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可以颜说“种成桃李”了。我写了一些与文学作品搭界的小东西，想编成一本小册子，名为《咬文嚼字》，但不知送给哪里出版好。我还是一个帮闲，一些朋友的作品如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徐朔方先生校注的《牡丹亭》和编校的《汤显祖集》，都吸收了我的一些或大量意见在内。我的学生或同行寄来的文章，我也多数提过意见，不以为厌；但近来因事务忙迫，则有应有不应了。

我在之江念书的时候，老师钟钟山（泰）先生的反复涵泳，细究文章脉理的读书方法，夏瞿禅先生谦虚乐受的读书态度，徐益修（昂）先生

的诚挚不已的治学精神都对我有所熏陶、启发，惭愧的是践履不及三师的百一。同学任铭善，我进之江时他是四年级生，一年后毕业，留任助教，我又成了他的学生，听他的文字学课。此后，我们俩一直处于师友之间，其中的一人写了些什么，就让另一人磨勘，处得很好，这就是我斋名“怀任”的由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以胃癌去世。他和我的一个学生，现任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陈从周，找我把他的诗词遗稿写成一个《尘海楼诗词》长卷，我附上了一个跋和一首六言诗，那诗是：“生恨才情溢量，死觉文章作棱。莫听邻人吹笛，子期白发先生。”后来陈以此卷求得叶绍钧先生题上一首《浣溪沙》词，是：“曾共西湖酒数卮，骚心领略廿年迟，与钦深慕叹无施。蒋钞何殊吴札剑，陈藏长托子期悲。交情生死见今时。”读之慨然，难已思旧之情了。

原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 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

——盛静霞的诗意图人生

蒋 遂



中学时代的盛静霞

大运河边的扬州，地虽处长江北岸，因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历代被称作“江南”之地。长江上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将扬州与江南串联起来，那瘦西湖的垂柳、平山堂的钟声，处处浸透着扬州文脉的妩媚与厚重。更有那“扬州八怪”的文墨韵事，“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绝句，使得人们对扬州遐想不断。

## 一、书斋曾共君吟啸，寂寂荒苔映砚田

1917年农历初春的二十三日，扬州湾子街降临了一个小生命。这小女孩长得清秀可人，母亲极喜爱，遂取名“静霞”。

湾子街弯弯曲曲，飘荡着老扬州的气味，那盛家的宅子深在巷尾，却也气度不凡，盛静霞从小就居住在名为“客座”两居室内。“客座”在宅子的东面，居室前的空地上有假山盆景和花草，前厅放着红木桌椅，通过一道圆形的拱门可以进入内室。盛静霞大学同学季廉方抗战胜利后游扬州，曾访盛静霞故居，有诗《三游维扬怀弢青》记曰：

违别乡关已七年，三游湾子访庭轩。  
书斋曾共君吟啸，寂寂荒苔映砚田。